

漢書門類
九五六六號
函三架冊

內閣文庫
漢書
九五六六號
函三架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566
冊數	13 (2)
函號	300 7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淺草文庫

管子卷第一

臨菑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唐

蘆泉劉

績

增註

朱養純元一

叅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牧民第一

國頌

四維

四順

經言一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

四時所以生

守在倉廩

人之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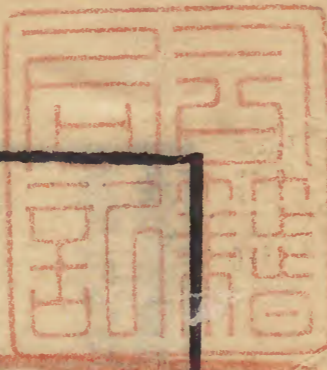
舉盡也言地盡闢則

人留而安居處也

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

度則六親固

服行也上行禮度則六親各得其所故能感恩而結固之六親謂父母兄弟妻



張榜評箱
或相承或錯
出古人不拘
一法

子。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者刑罰所

由。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祗山川。

鬼神山川皆有尊卑之序。故敬明之。敬宗廟。恭祖舊。謂恭承先祖之舊法。不務天

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

楊慎評杜預云管若也又草名已漚為菅從蕪野來民如草矣

管。菅當為姦。春通民。饑而草食也。近之。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

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璋當為章。章明也。兩原謂妄之原。上無量也。淫

之原。不禁文巧也。能明此法者刑簡。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悟鬼神有尊卑之

也。異不祗山川。則威令不聞。言能登封降禪祗祀山川則威令遠聞。不敬

宗廟。則民乃上校。校效也。君無所尊。人亦效之。春通宗廟上事其先。示民有所尊。而不

程敏政評校是不尊君義

徒較量角競也

犯也。不敬其上。何以教民。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

維不張。國乃滅亡。春演王天下之往也。水。下獸。壤。唯其情所欲。故曰同民心而出治道。

沈鼎新評持國富民莫先于收心王所以勝霸

治。所以運心。而行其同。非其所以治也。故出有原。同

有歸。曰治本。王者一其本。而與天下同者也。伯者一

其法。而強同于天下者也。夫牧民如畜。順其欲。無拂

其惡。虎能使媚。而况于他。管氏先國。頌與維。而後順

是先強之束之。而後順之也。上不先示其心。下見上

之不先收其心。管所以不王。而孔子所以小。

梅士享評。此條言有國者必乘天時。盡地利。然後

國富。而民有恒心。恒心者何。禮義廉耻是也。如是

而上服行。以先之。自不致恣。文巧以生姦。褻神祗

以恫怨。愆祖憲。以長亂。故四維固。而國不亡。管子

朱長春評六家之指。同出于道。各有本領。揭其宗門。法家以管氏為大祖。經言管氏之本宗也。斥斥

腐腐。要於持國畜民。多於政而薄於道。密於權而濶於仁。于王遠矣。然于強猶絕。屬之系大宗也。

右國頌 頌。容也。謂陳為國之形容。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

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

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耻。禮不

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耻不從狂。故不

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楊慎評劉績謂維綱之綱張之所以立國故曰維不知維繫絡也無繫絡故傾危覆滅隨之失一繫後一分也且亦有惟是之意國舍此無他術耳

右四維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

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有安之

民惡滅絕。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君於

能佚樂人。及其危。人必為之憂勞。下三順皆然。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

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絕。故

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在於順其

所欲。不在刑罰殺戮。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

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

梅士亭評是錯賢良象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不傷等論本此朱晦翁引以解孟子寧止伯術云乎

朱養純評順而不逆方是真畏服

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

謂

之生全取其死難也。續按子謂佚樂富貴存安生育也。取謂憂勞貧賤危墜滅絕也。春演所欲與聚惡勿施便是四順。晁家令人情莫不欲之四言。出此王道也。而伯視所行何如耳。雖然此其小之於道者也。非其叛之於衰者。經言之外。所論法是何斤斤毒毒。壹把銖天下之術。而猜刻苛忍。為小鮮之亂于大國。而淪雞之沸於函鼎乎。則且胥四域不狃于一薪艾。而淵無魚。山無林。民無于藏命。則亡命走耳。欲法之。誰與而法之。故人知成湯之弛網為縱獸。而不知細弛之之所以獸得也。取不用命。以令用命。天下皆閑于吾令。何求哉。布綱合圍。而拱手以治。天子不殺可矣。成康之措刑。視于穆之祥刑。文景之在德。視于武宣之嚴吏。天下可知也。故曰。仁失而後義。義失而後禮。又况禮失而刑諸。四順曰。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民心之悅於生。而惡於殺。可知也。故曰。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此管子之經言本領哉。是以

劉涇評刑措任德深識以予焉取之義

十五合諸侯。而冠裳居三之二。兵車毒逐麀戰以盈野。膏草無聞焉。春秋之三大戰。蓋自晉楚始也。聖人傷之。追思之。而歎曰。如仁如仁。仁能及天下。而不及一國。以用任法。而草菅之乎。又何以聖人略本內。而予標外。將聖人為法家助談也。故曰。仲之器小。小從于其內。而不足。出于其外。而不正。則邪也。故管子書可信者。經言。他皆雜附。當以道別。不從法志。入于道之內。而不足。則管子。出于道之外。而不經。則偽也。

右四順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文勢突起。如風雨驟至。藏於不竭之

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

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

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

張勗評此章整整三疊矣起突止又是

沈鼎新評從
錯國起語駢
意與愈轉愈
生見為于無
為之妙

葉水心評又
轉到安富等
件句句還源

澗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
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
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各長其所長則順而悅故不爭也續按長長短之長
謂使之各盡其才能所長不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
限。量。之。則。各。得。其。所。故。不。爭。也。
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
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
者。不。偷。取。一。世。也。謂所處可必使百代常行不。行。不。可。復。者。不。欺。
其。民。也。復。重。也。欺。民。之。事。不。可。重。行。也故。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
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

何俊長評樸
而駿

民各為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
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
偽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
其上

朱長春評造句為工春秋上古文如此七國後始
奇在氣調古人心樸後人心宕古人以質為文後
文中求文古方而平後
詭而肆亦運之漸然
張榜評此等文已到絕頂處所稍異于訓誥者唯
體裁奇駿耳

右士經 士事也經常也謂陳
事之可以常行者也

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 言有家之親斥以為鄉之疎
必生怨故不可為也下三事

楊慎評正言
為親及言則

為法親法錯
綜此散文轉
體也

黃震評因人
而無以已私
乃為大道

同此春通大學所厚者薄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
 同音故下云無已不同生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
 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以家為家也一親以鄉為鄉
 也二親以國為國也三親以天下為天下也四親
 生遠者不聽謂家也言有家之親而謂之日不與汝
 同家而生用此以相疎遠者必不聽下
 此母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母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
 地如天何私何親也五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六親也
 月取其耀臨言人君親下當如天地日月之無私也
 績按鄉大于家言以為家者為鄉則鄉必不治等而
 上之皆然故才有大小而治亦隨大小也故治天下
 者不拘于同家同鄉同國而量如天地日月無私然
 後能治天下也春通家為鄉鄉為國國為天下以已
 而籠民者家為家鄉為鄉國為國天下為天下因人

郭正域評指
出貴先好惡
此見無私之
聖王

朱養和評以
道應敵有象
直批其卻

而無以已者無已故大道為公而如天御民之轡在
 如地如日如月有已則不聽不行不從御民之轡在
 上之所貴言人從上之所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上
 先行人必行之其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
 從之若由門矣君將求之臣已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
 之則臣得之先索得之也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
 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也一法毋蔽汝惡毋異
 汝度也汝君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
 聖王也法也言堂堂室事而滿取其露見不隱也績按
 室在內堂在外人君在內言于室在外言于堂
 皆非私曲隱匿充滿堂室使人人皆知之城郭溝渠
 無所蔽異也春通滿室滿堂助者衆也城郭溝渠
 不足以固守兵甲疆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

以有衆

言城郭兵甲博地不足以固守應敵有衆更在有道者也惟有

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

三法也天下不患無

臣患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患無人以分之

孔穎達評五法精覈六親意自寓

分與財者賢人也

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

政審於時而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

四法

也緩者後於事去於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

五法

也春通六親五法不見分分段落此類但解其義可不問其目

右六親五法

形勢第二

自天地以及萬物關諸人事莫不有形勢焉夫勢必因形而立故形端者

勢必直狀危者勢必傾觸類莫不然可以一隅而反

經言二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

張榜評甚微而貴而奇佳言意緒

極至也山不崩淵不涸與雨之祥故羊玉而祈祭烹羊以祭故曰祈羊春通山川曰望其高深通天地之

氣利萬民之用不崩不涸所以成天不變其常地不

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

今之天地即古之天地今

之四時即古之四時故曰古今一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

而威可載也

至德處盛位天

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

鄉方也既無方所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

貴而行令

令乃行賤而壽天貧富無徒歸也

皆有理在焉

銜命者君

朱養純評常正而變神所以靜正無為

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言受君之辭以出命則名必運運行也。續按受辭謂

君出言順理而民受之無異也。名運謂名聲彰于四方也。春通天地春秋冬夏言其常而一蛟龍虎豹風

雨言其變而神常以變一以神君道配天道矣。故責行其令而賤忘其卑。生殺予奪一人操其歸。是以上

尊命而下受辭。而無事則民自試也。試用抱蜀不言而廟堂既

修。抱持也。蜀祠器也。君入者但抱祠器以身率道。雖復靜然不言。廟堂之政既以修理矣。春通道家無

為民化。鴻鵠鏘鏘唯民歌之。化感德。濟濟多士殷民化

之紂之失也。故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

集道行不顧。蓬飛因風動搖不定。喻二三之聲問。明

行道之人忽而不顧。謂小事非大人所宜知。春通無稽之言勿聽。故飛蓬之問不根。則不賓。勿詢之謀勿

楊忱評垂裳自理之景苑然

沈鼎新評飛蓬燕雀之喻便知言行自有真

庸故燕雀之集不常則不顧。犧牲圭璧不足以饗鬼

神。鬼神享德。主功有素寶幣奚為。素能立功可謂有素。有素則諸侯不

敢犯寶玉幣。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

之巧非斲削也。中鵠造父之馭。貴其軍容致遠。不在

轍迹徧天下也。奚仲之巧。貴其九車以載。不在斲削

成光鑑也。績按三子技。各世必有所以致之。非在弓

矢操轡斲削之末。春通羿非射。造父非馭。奚仲非斲

以証上犧玉不饗。而主功有素。謂其致有神。不在干

事。輪扁亦云。是以無使無言而夜行獨有。遠之召遠

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也。遠

無為所以優遠方也。親於近者貴於恩厚。不在於虛言。夜行謂陰行其德。則人不與之爭。故獨有之也。春

葉水心評道術巧自有所戶此德化微

張榜評惟神能妙萬物故貴夜行

張嶠評舉遠
致道非淺近
輩可機

通夜行者神妙萬物而不知。平原之隰奚有於高。言
 天下順帝之則曰陰行獨有。隰之澤雖有小封不成於高。喻人
 有大失小善不成其美。隰下澤也。大山之隈奚有於
 深。隈山曲也。言山既大矣。雖有小隈不成。喻人
 為深喻人有高行。雖有小過非不肖也。訾讐之人
 勿與任大。訾毀賢讐譽惡也。如讒臣者可以遠舉。言
 莫先謂之讒臣。有大言行者可致道。顧憂者可與致道。顧
 與舉國之遠也。績按讒音無。謂忠事勤臣道。有如此者可致于
 道者也。績按顧憂謂慮後患也。其計也速而憂在
 近者往而勿召也。小人之計得之雖速禍敗尋至則
 召也。春通山不厭高水不厭深。先發之華必
 隕。早實之果必落。計速未有不憂在近也。舉長者
 可遠見也。舉用長利衆皆見之。故曰遠見。績裁大者
 按舉長則所見不止一方一時。

衆之所比也。裁斷也。能斷大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

也。欲令人貴美而懷歸者須安定服行道德勿必得
 有波厭春通舉長裁大美人懷三言皆比物。

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言人於事莫為
 諾如此虛誕者耳。不足賴信也。小謹者不大立。訾食
 績按二句釋皆非。觀解自明。

者不肥體。言人無弘量但有小謹不能大立也。訾惡
 也。惡食之人憂嫌致瘠。故不能肥體。績按
 訾疾移切。嫌食而多惡。春通原之平。雖隰無高山之
 大。雖隈無深。義與小知大受政同。故訾訐勿在大而
 讒。臣顧憂乃可遠舉。致道如其計速。憂近往則勿召
 矣。舉長裁大與內美之懷皆任大者也。必得必諾。小
 謹訾食皆在小者也。故參于天地。有無棄之言者必

參於天地也。言無可棄動為法則若天地墜岸三仞
 之無不容載。故曰參之天地。

何復後評宜
尼春使無求

沈鼎新評必
得必諾故不
足賴信後歸
之可復可再
便以心下夫
下通章血脈
俱動

備人若有用則小伐務之謂

張榜評管子所以師馬得路

楊慎評神者在內四句乃危詞非著詞也側下者始

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猴飲焉。故曰。伐矜好專。舉事之

禍也。猿遇墜岸而能飲。喻智者逢禍而能息也。續按

解作蝮蟻。古字同。論使入器之。不求備也。伐矜

好專。舉事之禍。謂自用則小之弊。不行其野。不違其

經文。不應有故曰。此二字疑衍。無取者。天地之配也。

天地施生。不求所報。與而不取。可以配天地也。續按。言以一人

養天下。不以天下養一人也。春通。猿連臂而下飲于

三旬之岸。如夷也。知連引之無難。則知矜專之禍。老

馬。識道不行野者。資其智。故予人而任之。怠倦者不

功。可配天地。自取而伐矜。禍幾及一身。及。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

廢滯。故多不及。門。無得以已。及不及。疑神不神。神雖無形。常在

於內。故曰在內也。不及外見。故曰在門也。在內

得

者將假在門者將待。將假。謂神將借已也。待。謂須自

厲以待。續按。言人解惰者。不能

及時成事。故曰不及。操要者。忽然成事。故曰疑神。若

能審內外。能立操要之神。則解惰不及者。亦從而能

矣。假。曙戒勿怠。後釋逢殃。每曙而戒。所以戒此日之

至也。曙戒。戒勿怠。為倦怠也。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氣入內。正色乃衰。春通在

在門為役。將假者。餘以借人。將待者。屢以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上

受令。邪入內。則不神。正衰。故怠而不及。君不君。則

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

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

之。常能樂人。及其有難。人必哀之。莫生之。則莫死之。常能生人。及其

有難。人必哀之。有危。人必死之。

燕賦評以狂召來于古不爽

黃震評此是各局于所見

三世貞評道隨身化則下從好而往來忘

往者不至來者不極此往情不至則彼來意不極也道之所言者一

也而用之者異道之所言其理不二但用之不同其事遂異也有聞道而好

為家者一家之人也雖聞道但好理家此但一家之人耳言無廣遠有聞道

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國者一國

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此亦仁者見之

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

此則君子體斯道也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之

所設身之化也道者均彼我忘是非故無來往之體然道之所設身必與之化也續按道

往莫來道來莫往謂人從上所好春通失道寡助得道多助故道往人往道來人來身與道設道隨身化

故以為天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

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能持滿者則與天合能安危者則與人合不合於天

雖滿必涸不合於人雖安必危春通天度主節所以持盈人和主仁所以定傾欲王天下而

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

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為之其功

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

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

一也新異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筆言人以生

棟造舍雖至覆屋但自答而已不敢怨及他人至弱子下瓦所損不多慈母便操筆而怒之喻人主過由

朱養純評得度方能和人又天人相合至微之歎

沈鼎新評人
主有心使恩
怨由我是謂
事而非道

孔穎達評私
以逆矣故拙
不若巧

已作。雖大而吞聲。過發。他人雖小。而振怒也。春演覆
屋不怨。下瓦操箠。說在莊子虛舟之遊。無心之謂天。
有心之謂人。天則遠自親。人則親造怨。帝王之臨。寓
何心哉。殺無殺。利無利。若四時迭運。于前當之者榮。
落。而我無為。一天而已。天道之極遠者自親。天道平
故百姓皆云我自然。分遠近
無二。故遠。人事之起。近親造怨。人事則愛惡相攻。故
者自親也。有近親造怨也。續按
出于理曰天道。萬物之於入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
出于欲曰人事。動物則有識而無知。植物則有生而無識。故於人也。
無私遠近。春通無私近私遠。承上言。巧者善用天。則
遠附親而有餘。拙者用。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萬物
人逆天。近造怨而不足。私於人。故巧者用之。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
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

善彥評秀附
如翠若捕漢

揚慎評不與
神隔見與隔
神微乎微乎
知我者叔有
似乎見而實
不見乎見與
者目之來也
病正在與

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鳥鳥之
狡。雖善不親。狡。謂猜也。言鳥鳥之性多猜。初雖相善。
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春通禽獸
乍離。故曰鳥合鳥集。此與上燕雀相似。莊子曰。無母
故以合。則無故以離。貴其重也。是相親而不解者。母
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
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謂不忘而恃
見哀之役。幾於不結。役而哀之。雖有惻然。見而不
交。見施之德。幾於不報。雖有恩施之德。然見
歸心行者也。心行能不見。則四方歸之。春通心行與
上夜行合。心也。夜也。誰得而見之。不見

是謂至德。故曰不顯其德。如不忌。又第二矣。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王謂無四隣

之援也。續按當依解作獨任之國。獨國之君卑而不

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春通自媒者。獨王獨國之比。無與戒其合也。不如形勢解。

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未見而親。親必無終。故可往矣。春通可往可來。註長

于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

而不見。地不易也。日月無不明。假令不明。是天有雲氣而不見。山高無不見。假令不

見。是地多險阻不平。易也。春通日月有晦蝕。而天之清不易。適郢南面不見恒山。而地之體不易。天地之

用有變。而天地之道常一也。知乎可。言而不可復者。與言易矣。可與言道矣。君與乎哉。

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謂臣有忠言。不可復言者。則由

朱養和評變
不失常與
言道

李泌評獨得
要領無人解

君不言故也。臣有善行不可再行者。凡言而不可

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言而不可復者。其言不信也。行

而不可再者。其行賊暴也。春通言行即屬君。于臣無當。

朱長春評。六學之外。如此山高篇最奇。古。韜略尉繚不及也。其文節節散敘。頗近戴記。又似道德二

篇。然六經諸子。猶典雅簡古。中有正大。春秋以上皆然。斯為王者之世。此中隱隱曲曲。博比奇

造。乃為吊詭哉。斯降而伯矣。管子一生內寄轉移作術。與立言大相合。王以正。伯以奇。正無令人不

知。而伯唯恐令人知。梅士亭評。此篇山高不崩而祈羊至。淵深不涸而

沉。玉極者。形之積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虎豹得幽而威可載者。勢之積也。峭壑者。形憑藉者。勢君

據形勢之尊。而無為。民自試者。略形勢而歸之理也。所以動民非聲也。所以格神非物也。君德淵涵

周元會評點
形勢而尊理
此為夜行

超於技巧運用之外。故曰惟夜行者獨有焉。天地者。理之宗也。人君者。天地之配也。天地一誠也。故心行者。四方歸之。如以形勢而已矣。則日月有時而不明。山高有時而不見。死於君乎。

權修第三

權者。所以知輕重也。君人者。必知事之輕重。然後國可為。故須修權。

經言三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無所主。則無所統。一也。土地博大。野

不可以無吏。無吏。則不屬於墾闢。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無

則無所稟令也。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

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兵無主。故無所取。則故末產

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

張榜評管子之文。多以厚重峻時。勝此篇。獨多逸宕之致。
沈鼎新評。惟政可操。民命關合。通直筋脉。

梅士章評。國無政。則民貧而兵弱。

李泌評。君心好侈。蕩則財力之竭。雖行政而終益于富強。

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國號萬乘。及其兵用不滿

於于。如此者。權必自輕也。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

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

歛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歛厚。則下怨

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

勿謀。已不可得也。欲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其

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盡其民力。重為

之。無以畜之。則往而不可止也。往。謂人云也。無以牧之。則

梅士享評上
有政則民不
輕棄其主而
易離其鄉

梅士享評上
有政則民不
詭術竊譽以
櫻上之所好
惡

管子

卷一

處而不可使也。人雖留處無畜牧之道故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

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見其可也。

喜之有徵。徵驗也。必有恩錫以驗見喜無空然矣。見其不可也。惡之有

刑賞罰信於其所見。雖其所不見其敢爲之乎。所見之處

賞罰既信則所不見懼而從教不敢爲非。見其可也。喜之無徵見其不可

也。惡之無刑賞罰不信於其所見而求其所不見之

爲之化不可得也。厚愛利足以親之。明智禮足以教

之上身服以先之。服行也。凡所欲教人在上必身自行之。所以率先於下也。審度

量以閑之。所以防閑其姦僞也。鄉置師以說道之。然後申之以

憲令勸之以慶賞振之以刑罰。振整也。故百姓皆說爲

善則暴亂之行無由至矣。地之生財有時民之用力

有倦而人君之欲無窮以有時與有倦養無窮之君

而度量不生於其間。度量不生則賦役無限也。則上下相疾也。上

下之不供下疾上之無窮。是以臣有殺其君子有殺其父者矣。故

取於民有度用之有止。國雖小必安取於民無度用

之不止。國雖大必危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

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

審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

張榜評省去
一轉章法便
異

沈鼎新評以
無窮修財用
必至民地非
吾有而爭端
起

管子

卷一

十五

柯潛評列
處如針對病

管子

卷一

梅士享評散
之而民淳俗
靜合之而治
定化成帝王
熙皞氣象

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
民不力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
者則民偷幸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
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野與市
爭民民務本業則家與府爭貨下務藏積則金與粟
野與市爭民家與府爭貨家與府爭貨金與粟
爭貴所寶惟穀故鄉與朝爭治官各務其職故故野
不積草農事先也府不積貨藏於民也市不成肆家
用足也朝不合衆鄉分治也故野不積草府不積貨
市不成肆朝不合衆治之至也人情不二故民情可

朱養純評治
歸本于身矣
待字更簡

得而御也審其所好惡則其長短可知也觀其交游
則其賢不肖可察也二者不失則民能可得而官也
二者謂好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
之守在粟故地不辟則城不固有身不治奚待於人
待謂將治之言身既不能自治則無以治人也有人不治奚待於家有家不
治奚待於鄉有鄉不治奚待於國有國不治奚待於
天下天下者國之本也國者鄉之本也鄉者家之本
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故
上不好本事則末產不禁末產不禁則民緩於時事

管子

卷一

十六

曾參評言至
婦人男女類
見病根

孔穎達評數
不可得句愈
敬愈繁

而輕地利。輕地利而求田野之辟。倉廩之實。不可得也。商賈在朝。則貨財上流。若相靈之。貴官也。婦言人事。則賞罰不信。婦者所以職其蠶織。此之不為。輒言。人事。則賞。人。事。婦。人。之。性。險。詖。故。賞。罰。不。信。矣。男女無別。則民無廉耻。貨財上流。賞罰不信。民無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難。兵士之死。節不可得也。朝廷不肅。貴賤不明。長幼不分。度量不審。衣服無等。上下凌節。而求百姓之尊。主政令不可得也。上好詐謀。間欺。間。隔也。有所隔。礙而欺。臣下賦歛。競得使民偷壹。偷取一則百姓疾。詐也。怨而求下之親。上不可得也。有地不務本事。謂農。君

郭正域評立
功章名自無
獨王貧賤不
足之患

梅士亭評得
人則政法可
立百穫不足
以盡之故又
曰舉事如神
唯王之門

國不能壹民。而求宗廟社稷之無危。不可得也。上恃龜筮好用。巫鑿則鬼神駭崇。故功之不立。名之不章。為之患者三。苟功不立。各不章。必為三患。一。有獨王者。謂無黨也。有貧賤者。有日不足者。有日不足之費也。春通也。日不足。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樹人。謂濟一樹一穫者。穀也。一樹十穫者。木也。果木過十年。漸就一樹百穫者。人也。人有百年之壽。雖使無百年子孫。亦有嗣之。而報德者。故曰百穫也。我苟種之。如神用之。一種百穫。近識者莫能測其由。故曰如神用也。舉事如神。唯王之門。王者貴神。

楊慎評屢提
凡牧民者道
欲觀而喝醒

程敏政評牧
民等事皆立
政以御民

沈鼎新評嚴
四維以禁微
邪此牧民吃
緊處

道設教也。凡牧民者使士無邪行女無淫事士無邪行教也。女無淫事訓也。教訓成俗而刑罰省數也。所角凡反

牧民者欲民之正也。欲民之正則微邪不可不禁也。微邪者大邪之所生也。微邪不禁而求大邪之無傷國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禮也。欲民之有禮則小禮不可不謹也。小禮不謹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禮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義也。欲民之有義則小義不可不行。小義不行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義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則小耻不可不飾也。小耻不飾于國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庭者也。將立朝庭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

張嶠評但歸
本到微邪

蘇軾評朝廷
民力民能死
命俱以法御
極精嚴

柯潛評賤輕
間賊則法廢

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耻也。欲民之有耻則小耻不可不飾也。小耻不飾于國而求百姓之行大耻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此厲民之道也。民之修小禮行小義飾小廉謹小耻禁微邪治之本也。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則法不可不審。法者將立朝庭者也。將立朝庭者則爵服不可不貴也。爵服加于不義則民賤其爵服。民賤其爵服則人主不

而民不可御

何良俊評國
中有善政則
說法不著其
嚴

尊人主不尊則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力者也將用
民力者則祿賞不可不重也祿賞加于無功則民輕
其祿賞民輕其祿賞則上無以勸民上無以勸民則
令不行矣法者將用民能者也將用民能者則授官
不可不審也授官不審則民間其治民間其治則理
不上通理不上通則下怨其上上下怨其上則令不行
矣法者將用民之死命者也將用民之死命者則刑罰
不可不審刑罰不審則有辟就有辟就有辟就則殺不辜而
赦有罪殺不辜而赦有罪則國不免於賊臣矣故夫

宋春和評結
穴甚奇甚峻
拔

爵服賤祿賞輕民間其治賊臣首難此謂敗國之教也

朱長春評篇中美言爭民爭貨爭貴爭治樹穀樹
木樹人數行耳其他曼衍申承似墨子長支悠靡
似荀子
梅士享託在干使民為善民必足以親足以教而
後禮義可興乃身既先之而又有度量之閑鄉師
之說其精神無處不密然後憲令以申之慶賞以
勸之刑罰以振之故民之從善也輕人知管仲設
法之嚴而不知國有善政刑罰可虛懸也

立政第四

三本 四固 五事 首憲 首事
省官 服制 九敗 七觀

經言四

國之所以治亂者三殺戮刑罰不足用也

三謂三本也謂治亂

梅士亨評財源不開即輕租薄稅而民不能富且國有用取太輕何以供乎

張榜評必如此則位祿官三者方相當

法各有國之所以安危者四城郭險阻不足守也
四國之所以富貧者五輕稅租薄賦歛不足恃也
五事治國有三本而安國有四固而富國有五事
五經也自三本已上總其具君之所審者三一日德不當其位
二日功不當其祿三日能不當其官此三本者治亂
之原也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者則不可加于尊位
功力未見于國者則不可授以重祿臨事不信於民
者則不可使任大官故德厚而位卑者謂之過德薄
而位尊者謂之失寧過於君子而毋失於小人過於

周元會評審三本故三臣來

君子其為怨淺失於小人其為禍深春演養馬瘦之猶得力養虎飽
之終遺患在天性也故曰寧過君子無失小人然其在知乎天下有偽君子有奸小人奸中而偽外其孰從而察之察之斯慎之易曰見惡人以避咎也魏祖曰寧我負人無人負我此二言盡小人之毒矣得免小人之是故國有德義未明於朝而處尊位者則良臣不進有功力未見於國而有重祿者則勞臣不勸有臨事不信於民而任大官者則財臣不用三本者審則下不敢求三本者不審則邪臣上通而便辟制威如此則明塞於上而治壅於下正道捐棄而邪事日長三本者審則便辟無威於國道塗無行禽無禽獸之

劉勰評快倚勁奧

行。疏遠無蔽獄。孤寡無隱治。故曰刑省治。寡朝不合衆。

朱長春評。立政。文質而正。非奇也。殊與形勢乘馬不類。必非一手。然猶春秋文體其首憲一篇。略近齊語。首事以下。後代典志之本。當是經言正書。七國以下。無此文矣。

右三本

柯潛評德大而仁至足稱絕臣故可授柄

君之所慎者四。一曰大德不至仁。不可以授國柄。雖大。而仁不至。或苞藏禍心。故不可授國柄。春通。下言卿相不得衆。則至仁者。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也。貞清之品。過行之賢。往往刻意立。二曰見賢不能讓。不可德則長。而子民弘愛。則短。三曰罰避親貴。不可使主兵。四曰不好本事。與尊位。

郭正域評安危係于四務凜然竦震

不務地利而輕賦歛。不可與都邑。此四務者。安危之本也。故曰卿相不得衆。國之危也。大臣不和。同國之危也。兵主不足。畏國之危也。民不懷其產。國之危也。故大德至仁。則操國得衆。見賢能讓。則大臣和。同罰不避親貴。則威行於鄰敵。好本事。務地利。重賦歛。則民懷其產。

右四固

君之所務者五。一曰山澤不救於火。草木不植成國之貧也。二曰溝瀆不遂於隘。鄣水不安。其藏國之貧。

楊慎評只如此如彼斬然瞭然

沈鼎新評順
天因地遂物
而用不至泥
沙是真生財

也。三曰桑麻不植於野。五穀不宜其地。國之貧也。四曰六畜不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不備具。國之貧也。五曰工事競於刻鏤。女事繁於文章。國之貧也。故曰山澤救於火。草木殖成。國之富也。溝瀆遂於隘。障水安其藏。國之富也。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國之富也。六畜育於家。瓜瓠葷菜百果備具。國之富也。工事無刻鏤。女事無文章。國之富也。

右五事

分國以為五鄉。鄉為之師。分鄉以為五州。州為之長。

梅士享評由
國而通分之

則為什伍。由什伍而通總之。則為國。故雜而不越。有長有宗。有尉有師。故多有。益辨。梅士享評置。閭有司。以時開閉。而游宗長益有警。梅士享評此。言鄉之不肖。在什伍中者。過令必改。不改則誅。梅士享評此。言鄉之俊秀。

分州以為十里。里為之尉。分里以為十游。游為之宗。十家為什。五家為伍。什伍皆有長焉。築障塞。匿道路。博出入。審閭閻。慎筦鍵。筦藏于里尉。置閭有司。以時開閉。閭有司觀出入者。以復于里尉。復凡出入不時。衣服不中。圈屬羊豕之類也。羣徒衆作役也。不順於常者。閭有司見之。復無時。若在長家子弟。臣妾屬役賓客。則里尉以譙于游宗。游宗以譙于什伍。什伍以譙于長家。譙敬而勿復。既譙能敬。而從命。無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凡孝悌忠信賢良儁材。若在長家子弟。

但什伍中者取今必得不使野有遺賢

梅士享評著上逮之法使有以戒其屬

梅士享評著不肖之程使有以交相勉

梅士享評春賞冬罰順天道也

臣妾屬役賓客則什伍以復于游宗游宗以復于里

尉里尉以復于州長州長以計于鄉師計也鄉師以

著于士師著標凡過黨其在家屬及于長家及坐其

在長家及于什伍之長其在什伍之長及于游宗其

在游宗及于里尉其在里尉及于州長其在州長及

于鄉師其在鄉師及于士師三月一復六月一計十

二月一著凡上賢不過等謂上賢雖才用絕倫無得過其勞級使能不

兼官罰有罪不獨及罪必有首從及黨與也賞有功不專與孟

春之朝君自聽朝論爵賞校官終五日季冬之夕君

梅士享評此君布憲而五

御之師五屬大夫受之

梅士享評此憲既布而又

藏籍以待考校故憲不虛

布梅士享評此

五鄉之師受憲而布之州

里梅士享評此

五屬大夫受君憲而令不

留行梅士享評御

自聽朝論罰罪刑殺亦終五日正月之朔百吏在朝

君乃出令布憲于國憲法也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受

憲于太史大朝之日五鄉之師五屬大夫皆身習憲

于君前太史既布憲入籍于大府入籍者入取籍於太府也憲籍

分于君前五鄉之師出朝遂于鄉官致于鄉屬及于

游宗皆受憲憲所以察時令籍所以視功過憲既布乃反致令馬致

于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令未致不敢就舍就舍謂之

留令死罪不赦五屬大夫皆以行車朝出朝不敢就

舍遂行至都之日五屬之都遂於廟致屬吏皆受憲憲既

師與五屬太夫何以不同
鄉師說道之者也大夫則行法矣
沈鼎新評考
憲母令專制如違卽有功亦誅則人守令而不敢倖功

管子 卷一
布乃發使者致令以布憲之日蚤晏之時憲既布使
者以發然後敢就舍憲未布使者未發不敢就舍就
舍謂之留令罪死不赦憲既布有不行憲者謂之不
從令罪死不赦考憲而有不合于太府之籍者侈曰
專制續按謂不足曰虧令續按謂罪死不赦首憲歲朝
之既布然後可以布憲憲謂月朝之憲
朱長春評卽五鄉內政之功令詳志齊語此首憲
特其頒令甲之科條罰格耳周道人之振鐸黨正
之讀法蓋首憲所出也意當時與伯大政紀之國
冊而私書止載其典要耶然而左氏不述國誥則
此一無頭凡例耳其文從周禮變來近古可爲
代典志式

右首憲

凡將舉事令必先出曰事將爲其賞罰之數必先知
之立事者謹守令以行賞罰計事致令復賞罰之所
加有不合於令之所謂者雖有功利則謂之專制罪
死不赦首事既布然後可以舉事

右首事

修火憲敬山澤林藪積草續按敬同傲戒也夫財之所出以
時禁發焉使民於宮室之用薪蒸之所積虞師之事
也決水潦通溝瀆修障防安水藏使時水雖過度無

曾彥評虞師
司空寺語卽
從周官周禮
求非粗列職
掌官制已也

朱長春評此
亦典志令甲
之一條

梅士享評必時水過度而

五穀無害然後墮水安其

藏

害于五穀。歲雖凶，旱有所盼。扶門反穫司空之事也。積按

粉扶問切相高下，視肥瘠，觀地宜，明詔期前後，農夫

以時均修焉。使五穀桑麻皆安其處，由田。春通由田田峻之類

之事也。行鄉里，視宮室，觀樹藝，簡六畜，以時鈞修焉。

勸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懷，樂家室，重去鄉里，鄉師之

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上完利，監壹五鄉，以時

鈞修焉。使刻鏤文采，毋敢造于鄉工師之事也。

梅士享評刻鏤文采絕于朝而又禁于鄉故民富而俗原

右省官

度爵而制服，量祿而用財，飲食有量，衣服有制，官室

梅士享評制服用財一本

子爵祿則服雖欲僭侈而

不能用雖可上擬而不敢

有度。六畜人徒有數，舟車陳器有禁修。春通器物式有等級則有

限禁用有敝壞則有生則有軒冕服位，穀祿田宅之

分。死則有棺槨，絞衾壙塋之度。雖有賢身貴體，毋其

爵不敢服，其服雖有富家多資，毋其祿不敢用其財。

天子服文有章，而夫人不敢以燕，以饗廟。將軍大夫

以朝，官吏春通朝官吏以上直承天子服文為句以

命士止于帶，緣散民不敢服，襍采百工商賈不得服。

長鬖求圓反貂積按鬖音權記云燕則鬖首註分髮為鬖統刑餘戮民不敢

服統一本作絲不敢畜連乘車。

梅士享評以燕句謂文有章之服夫人不敢以燕惟饗廟則服之

朱長春評此所謂耕度也。亦後世令禁禮志儀曹主之。以上數條管子受任布憲之大者。可作齊志。當別為一篇。記者以事議混入之耳。一國之政也。故事簡于周禮。而法嚴焉。

右服制

寢兵之說勝則險阻不守。

言事者競陳寢兵其說見用而得勝則武術不偃雖

有險阻不能守矣。

兼愛之說勝則士卒不戰。

兼愛之說勝則徐偃弱而行仁

宋襄惑而慕古也。

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

全生之說勝則王孫自奉千金

何侯日食一萬春通孔子求生害仁孟子舍生取義唯是以苟生為耻也。故全生之說勝則廉耻不立。日

奉千金食一萬是厚生者安得全之皆大富貴人。

私議自貴之說勝則上令

不行。羣徒比周之說勝則賢不肖不分。金玉貨財之

黃震評諸說勝切中苟安事後之習

朱兼純評說到請諛諛更酷

說勝則爵服下流。觀樂玩好之說勝則姦民在上位。

觀樂玩好之說勝則費仲以奉奇異而居顯位。董賢以柔曼而處朝謂也。春通私議自貴是禁處士羣徒比周是散朋黨金玉貨財是除鬻爵。觀樂玩好是絕游嬖。請謁任舉之說勝則繩

墨不正。諛諛飾過之說勝則巧佞者用。

右九敗

期而致使而往。百姓舍已以上為心者。教之所期也。

始於不足見。終於不可及。一人服之。萬人從之。訓之

所期也。

謂君將行令始獨發於心故不足見終則功成事遂故不可及也。

未之令而

為未之使而往。上不加勉而民自盡。竭俗之所期也。

沈剛新評未
形未加而民
畏勸乃名奉
天

李泌評從心
正見君之誠
信所致

管子 卷一
君既盡心於俗。所好惡形於心。百姓化於下。罰未行以能期於心也。而民畏恐。賞未加而民勸勉。誠信之所期也。君之好惡纜形於心。百姓已為而無害。成而不議。得而莫之能爭。天化于天下。道之所期也。君能奉順天道。為之而成。求之而得。上之所欲。小大必舉。事之所期也。令則行。禁則止。憲之所及。俗之所被。被合也。謂如百體之從心。政之所期也。

右七觀

乘馬第五 立國 大數 陰陽 爵位 務市 土農工商 聖人 失時 地里

經言五

凡立國都非於太山之下。必於廣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溝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

朱長春評。乘馬只一篇文字。首有冒。中分段。落。末極論民分地制。總為建國之制。以國有萬乘。千乘。幾百乘。是曰國賦。春秋謂之敵賦。故標曰乘馬。意立國九數等。後人分立之。如河上八十一章。非著書之故。

右立國

無為者帝。為而無以為者王。為而不貴者霸。不自以

梅士享評後
秦治馳道于
天下國且不
可况天下乎

孔穎達評不
自為貴語遂

穆

為所貴。則君道也。貴而不過度。則臣道也。

右大數

地者政之本也。政從地生朝者義之理也。義因朝起市者貨之

準也。市所以準貨之輕重黃金者用之量也。諸侯之地千乘之

國者。器之制也。五者其理可知也。為之有道。地者政

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正政也。地平均和調以正政地不平均和調

則政不可正也。不均平和調則地利或幾於息故不可不正也政不正則事

不可理也。春通連下為一段春秋冬夏陰陽之推移

也。夏秋推陽以生陰冬春推陰以生陽時之短長陰陽之利用也。必長短相

朱長春評釋地者政本陰陽者借天以影地似不可命曰陰陽

梅士亭評舊本春秋冬夏別起自為一節非也現本

文蓋言陰陽雖正然時變之極即天地不出其範圍非若地之有長短大小河以政正也故即事治以見貨多即貨多以徵事治而地之利權在君矣

摩。然後成陰。日夜之易。陰陽之化也。晝熱夜寒。交易易其氣。此陰陽之

也。然則陰陽正矣。雖不正。有餘不可損。不足不可益也。假令時有盈縮不正。則百六之運數當然也。天地雖有堯湯之聖。不能免之。故不可損益也。

莫之能損益也。天地亦準陰陽然則可以正政者。地

也。故不可不正也。正地者。其實必正。長亦正。短亦正。

小亦正。大亦正。長短大小盡正。正不正。則官不理。天地

地之正不正。官不理。則事不治。事不治。則貨不多。是

故何以知貨之多也。日事治。何以知事之治也。日貨

多。貨多。事治。則所求於天下者寡矣。為之有道。

右陰陽

按此釋地者政之本也

朝者義之理也。是故爵位正而民不怨。民不怨則不亂。然後義可理。理不正則不可以治。而不可不理也。故一國之人不可以皆貴。皆貴則事不成。而國不利也。皆貴則無為事者。故事不成也。為事之不成。國之不利也。使無貴者。則民不能自理也。是故辨於爵列之尊卑。則知先後之序。貴賤之義矣。為之有道。

右爵位

按此釋朝者義之理也

市者貨之準也。是故百貨賤則百利不得。謂不得通常之利也

郭正域評有貴正以理民辨貴所以成事條折燦然

百利不得。則百事治。百事治。則百用節矣。是故事者

生於慮。謀慮則名。言要。專務則失。於傲。輕傲則不慮。事生也。成於務。專務則事成也。失於傲。輕傲則失事也。不慮

則不生。不務則不成。不傲則不失。故曰市者可以知

治亂。可以知多寡。而不能為多寡。為之有道。春。適古之政。務

在獄。市獄。懲惡以勸善。市抑未以務本。故其道在貴。五穀而賤。百貨準之。於上則平。而賤。矯之於下。則擅而貴。治市者。抑商之擅。而通以利農也。非以自利也。故先王誦商。以豐民。後世奪商。而自豐。其為一。所務為不同也。

右務市事

按此釋市者貨之準也

黃金者。用之量也。辨於黃金之理。則知侈儉。知侈儉

沈昂新評王者其財俱從

農出故一家
伯必使金貴
然後富以用
民故致隣此
儉修亦奢之
辨

梅士亭評舊
本天下乘馬
服牛連上文
共為一節非
也觀本文釋
地者政之本
朝者義之理
市者貨之準
黃金者用之
量也則此

則百用節矣。故儉則傷事，侈則傷貨。儉則金賤，金賤則事不成。故傷事侈，則金貴。金貴則貨賤，故傷貨。貨盡而後知不足，是不知量也。事已而後知貨之有餘，是不知節也。不知量，不知節，不可謂之有道。續按此釋黃金者，用之也。天下乘馬服牛，而任之輕重有制，有壹宿之行。一宿有定準，則道之遠近有數矣。是知諸侯之地，百宿可知也。千乘之國者，所以知地之小大也。所以知任之輕重也。重而後損之，是不知任也。輕而後益之，是不知器也。不知任，不知器，不可謂之有道。續按此釋諸侯之地，千乘之國，器之

亦諸侯之地
千乘之國者
器之制亦當
題無疑
朱長春評下
從地引入器
制總申千乘
器制不可分
截遠近
張榜評古人
制地定賦之
法詳盡均節
如此
劉績評此一
節言土地就
中論不可食
者而除之紀
其可食之實

制地之不可食者，山之無木者百而當一，涸澤百而當一。地之無草木者百而當一，樊棘襍處，民不得入焉。百而當一，藪、鎌、纏得入焉。九而當一。續按：鎌，刈割器。纏，捆縛索。曼山，其木可以為材，可以為軸，斤斧得入焉。九而當一。汎山，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十而當一。流水，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林，其木可以為棺。可以為車，斤斧得入焉。五而當一。澤，網罟得入焉。五而當一。命之曰地均。以實數，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命之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者有市，無市則民乏。五

不可徒論廣狹也

朱長春評管子每于地政文質陸離倍著精神伯者之本善也與強者兵法相對然兵強未有不本于富

聚命之曰某鄉。四鄉命之曰方官制也。官成而立邑。五家而伍。十家而連。五連而暴。五暴而長。命之某鄉。四鄉命之曰都。邑制也。邑成而制事。四聚為一離。五離為一制。五制為一田。二田為一夫。三夫為一家。事制也。事成而制器。方六里為一乘之地也。一乘者四馬也。一馬其甲七。其蔽五。蔽所以捍車馬。四乘其甲二十。有八其蔽二十。白徒三十人。奉車兩。器制也。續按此一事器之制。春通此政詳用之。量器之制以黃金一鎰。百乘一宿為準。以方六里一乘地起量。以市貨正分合制。相錯論敘。此古文之妙。未因以信士立朝。連入義之理。通論即四民已具。故曰士農工商。要以經制。

柯潛評與博縷悉

沈維垣評中歲夫正寺語奇勑

總因地均立分起則。故曰地者政之本也。如此文字雜而整。整而雜。正而奇。奇而正。大將提兵。左指右麾。紛起互應。總歸一陣。意即內政之軍略耶。故謂定作一篇。方六里一乘之地也。方一里九夫之田也。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三等其下者曰季。季絹細絹也。制當一鎰。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暴布白布也。當一鎰。一鎰之金。食百乘之一宿。則所市之地六步。一本作一斗。一升。命之曰中歲。有市無市。則民不乏矣。方六里。名之曰社。有邑焉。名之曰央。亦關市之賦。命出關市之賦。黃金百鎰為一篋。其貨一穀。籠為十篋。其商苟在市者三十人。其正

月十二月黃金一鎰命之曰正分春日書比立夏日

月程秋曰大稽與民數得三歲修封五歲修界十

歲更制經正也續按此節言既立制而遂定賦也十仞見水不大潦

大潦一本作大續五尺見水不大旱十一仞見水輕

征征也十分去二三謂去十仞之二二三二則去三四謂去十仞之三

四則去四謂去十仞之四五則去半比之於山五尺見水

地五仞見水同十分去一四則去三八尺曰仞分九

於山五尺見水八尺曰仞分九三則去二二則去一三尺而見水

比之於澤續按言地高則難澇故曰十仞見水不大

朱長春評文
簡貴清異上
而太古下而
後世此當其
極盛左氏富
而豔此奇而
豔方駕也

周元會評創
言譎異

朱長春評儒
者虛聲而不
進仕工賈也
業而逃官役

澇之時若高亢地十一仞見水則常征十分中免二

三分十二仞見水則免三四分十四仞見水則免四

分十五仞見水則免五分以其極高難灌溉可以比

於山也當旱之時若汗下地五尺見水則常征十分

免四分四尺見水則免三分三尺見水則免二分二

尺見水則免一分以其極低易灌溉可以比於澤也

十分去一當作十分距國門以外窮四竟之內丈夫二

犁童五尺一犁春通二犁一以為三日之功正月令

農始作服于公田農耕及雪釋耕始焉芸卒焉士聞

見博學意察而不為君臣者與功春通公而不與分

焉此人學以為君之臣也然以高尚其事而不為若此者預食農收之功而不受力作之分也賈

知賈之貴賤日至於市而不為官賈者與功而不與

此皆傲士游民亂法傳上不誠不信而不可訓也令與三日之功而不受一夫之分所以罰之也不可使為工則情民耳周禮無常業出夫家之征此夫粟也如此四民有分善託業而國殷強下云誠賈云云與此相應亦與國語內政略

分焉。工治容貌功能。日至於市而不為官工者。與功而不與分焉。續按此言士賈工難習其業不在官者正月亦與耕公用三日借民力以盡地利不可使而為工則視貨離之實而出夫粟是故智者知之愚者不知不可以教民。教民必以巧者能之拙者不能不可以教民。教人為工必以巧者欲令愚教人也續按此言教人當使知愚皆知巧拙皆能非一令而民服之也不可以為大善非夫人能之也不可以為大功是故非誠賈不得食于賈非誠工不得食于工非誠農不得食于農非信士不得立于朝是故官虛而莫敢為之請

沈鼎新評均地分力又使民知時為事是大經術

君有珍車珍甲而莫之敢有君舉事臣不敢誣其所不能。極難得君知臣亦知君知已也故臣莫敢不竭力俱操其誠以來道日均地分力使民知時也民乃知時日之蚤晏日月之不足饑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寢蚤起父子兄弟不怠其功為而不倦民不憚勞苦故不均之為惡也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殫不告之以時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為與之分貨則民知得正矣審其分則民盡力矣是故不使而父子兄弟不怠其功。春演乘馬用量市貨合歸于經地制賦課農均力與里乘兵農合一之法都市

本未通功之利。犁然具在掌中。所謂多多益善。分數明也。只在起本于一耳。一里九夫之田政。井田之制。如此。百乘千乘萬乘。周家賦法之善。管子元未嘗更變。其曰內政。不過申嚴。釐正簡練。服習之耳。故一出而九合。威天下。夫子曰。如仁如仁。是豈與商君新法連坐開阡等哉。猥不察而竝舉口管商不寬平。

右士農工商

續按此篇言均地立制定賦之法。率民盡地力。終之以人君出令之事。未又言均地分力使民知時為下三節之綱。謂之士農工商不知何說。

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善分民也。善令人知分。故名為聖人。聖人

不能分民。則猶百姓也。於已不足安。得名聖人。不能令人知分。

則已尚不足。是故有事則用。用謂入也。春通有事。則用兵役也。以地以乘賦。

無事則歸之於民。謂令人退歸而居也。唯聖人為善託業於

程敏政評有
事用無事歸
政善託業

善

揚慎評二語
妙于上好下
甚

於民。謂託人以成功業也。民之生也。辟則愚。縱其淫辟。則昏愚也。閉則類。

類。善也。閉其上為一。下為二。下之效上。必倍之也。

右聖人

續按此釋上分力非言聖人也。

時之處事。精矣。不可藏而舍也。時至則為之。不可藏而捨息也。故曰

今日不為。明日忘。昔之日已往。而不來矣。

言日既往。不還來也。

右失時

續按此釋上使民知時。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

曾彥評時以
處事如何可
忘

朱長春評此
地里應在地
均經正

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與下地方百
二十里通於中地方百里

右地里續按此釋
上均地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 校

管子卷一終

管子卷第二

唐 臨苗房玄齡 註釋 沈鼎新自玉

蘆泉劉 績 增註 明西湖 朱養純元一 蔡評

明西吳朱長春 通演 朱養和元冲輯訂

七法第六謂則象法化決
塞心術計數 經言六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謂之是不能立人而
謂之非不能廢 其人而 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

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
若是安治矣未也能此四者可以安治矣而
猶未者則以未具下事故是何也

楊慎評轉出
轉粗轉開轉
大後立七目
為分疏為設
喻未後反根
作收絕妙文
字

葉心水評從
治民歸到正
分獲然淵至

梅士享評七
法無所不備
循其道真可
以正天下
張榜評此正
天下之分也

日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形勢器械具四者備
 治矣四者備謂立是廢非賞功誅罪不能治其民而能彊其兵者未
 之有也能治民然後能彊兵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為兵之數
 猶之不可雖能治民而欲彊兵必明於為兵之數然後可不能彊其兵而能
 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其兵而不明于勝敵國
 之理猶之不勝也雖能彊兵其欲勝敵國必須明審其理理之不明猶是不勝也兵
 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
 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為
 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器數理分即下之七法也則象

而若不相粘
陡然特出奇
甚

沈鼎新評七
法即器數理
分也豎義比
類極精鑿

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此七法之目也春通則象七法六承治民有器唯計數合治兵
言為兵勝敵申在後兵數選陳而正天下略具于中總一文字故曰以上是一冒頭根天地
 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
 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根元也生萬物者天地之
 元氣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者
 所以合宜也名者所以命事也時者名有所當也似類比狀謂立法者必有所倣倣不徒然也。尺寸
 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亦
 器量之名凡此十二事。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
 皆立政者所以為法也。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
 也謂之化漸謂草物當以漸也順也靡也謂物順教而風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人習服教命

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朱長春評。七法有段落。似先秦實與先秦不同。其言簡貴。不漫不煩。頗多造奇。是注意之作。可為文式。後之分段者。其文不知多許曼延矣。

右七法

百。匿。傷。上。威。百。百官也。言百官皆姦。吏。傷。官。法。姦。民。

傷。俗。教。賊。盜。傷。國。眾。盜。賊。之。人。當。欲威。傷。則。重。在。下。

君。威。傷。則。臣。及。得。尊。重。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眾。

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

徒。毀。官。者。既。不。以。德。進。但。以。貨。成。故。官。徒。毀。徒。事。也。春。通。官。徒。猶。生。徒。蓋。言。官。屬。從。令。者。

楊慎評節。頂解即以經解經又是一格。梅士亨評欲行法則朝野之姦偽不可不清。

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

散。輕。民。謂。為。盜。者。用。盜。致。富。故。處。重。民。謂。務。農。者。為。盜。破。產。故。散。輕。民。處。重。民。散。則。

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

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兵。弱。而。士。不。

厲。厲。奮。也。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

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

勝。符。籍。不。審。則。姦。民。勝。刑。法。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

經。敗。春。通。四。經。敗。結。上。人。君。泄。見。危。人。君。泄。見。危。常。另。揭。起。下。君。不。密。則。失。臣。也。人。君。泄。見。危。常。

令。官。爵。符。籍。刑。法。四。者。為。政。之。經。四。者。既。敗。則。是。君。泄。其。事。君。泄。其。事。則。其。位。危。矣。人。君。泄。則。

沈鼎新評此處又揭出匿姦盜之原惟不審故勝勝則敗

梅士亨評欲行法則人君

之意言不可不密

梅士享評欲行法則國之法令威福不可不猛斷而決操

郭正域評貴威愛重四者所以行法

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偽不竭于上。下皆隱實言虛則世主所貴者實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君則不然。致所貴非實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愛非民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為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於寶。重寶而全命則當棄是令不為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社稷者不為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法者崇而存其法。不為重祿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威者人君所以服海內。必不得已。寧散爵祿。不可分威也。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

梅士享評欲行法則人之才能品質不可不嚴防而器用

楊慎評明賞罰以握兵本洞筋追魄

不達於四者。用非其國。故曰反於無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治者用草木者。時入山林。輪轅必峻其隄不失其宜。樵薪各得其所。居身論道。行理則羣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君之於民。其猶居身。治之論道而行理。則無私不服也。春通居身。所謂皇建其極。正身以正朝廷也。不屬上三者。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怠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罪得其人。故不怨。愛賞者無貪心。賞不踰等。故則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賞罰不濫。則立功要功之士。知

其不誣。故本兵之極也。為兵之本。其極要者。在於明賞罰也。春通。強國必先課吏。教士。養而用之。國強而後兵強。故曰。本兵之極。管子以內政先軍政。如此。故首治而後兵。由強治以強兵。文議俱次。第相承。

右四傷百匿

張榜評雄駿
錯落

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謂專立意存之。君無財。士不來。故存意

於聚財。則彼國之財不能敵也。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工者。所以造軍之器用者也。

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器。謂兵器。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

政教而政教無敵。政。教。軍中號令。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服。也。謂便習武藝。

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徧。知。天下。謂徧知其

地形險易。主將工拙。士卒勇怯。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機。發內而動外。為近而成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見其為之。不知其所以為。有數存焉。於其間。故曰機數也。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謂貨財。不能蓋天下。無以正天下也。財蓋天下而工

朱長春評八
無敵具為兵
本末始於富
國中于治兵
卒于選將

能正天下。財雖蓋天下。而工與器不能蓋天下。餘皆倣此。器蓋天下而

士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

不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

習蓋天下而不徧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徧知天下而

楊愷評又添
解此一句故

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故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

也春通機數之明中權也。韜鈴也。唯君與將共之。大明于時。小用于計。獨運密藏。而人不敢窺。故曰衡

庫衡主運權。庫主韜藏兵機也。○大時大者時也。小

者計也。王者征伐能立大功者在於合天。王道非廢

也。而天下莫敢窺者王者之正也。大寶之位。神器也。古今所共傳非有

衡者所以平輕重。庫者所以藏寶物。不令外知者也。

言王者用心常當準平天下既知輕重審用於心無

則天子之禮然也。是故器成卒選則士知勝矣。謂

簡其精練。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則獨行而無敵矣。所愛之

梅士亨評衡
庫一字甚妙
衡無不平故
天下在乎庫
無弗藏故天
下在心

張榜評勝一
立少句特

國而獨利之所惡之國而獨害之則令行禁止是以

聖王貴之貴謂勝一而服百則天下畏之矣立少而

觀多則天下懷之矣。立少謂興亡國雖少天下共觀

此術也或曰觀當為勸罰有罪賞有功則天下從之矣故聚天

下之精財論百工之銳器春秋角試以練精銳為右

也右。上成器不課不用不試不藏兵器雖成未經課收

天下之豪傑有天下之駿雄故舉之如飛鳥動之如

雷電發之如風雨莫當其前莫害其後獨出獨入莫

敢禁圍成功立事必順於禮義故不禮不勝天下不

梅士亨評修
戎器必課試
而藏之練精
銳羅英材而
統之又本之
以自立于勝
地所謂唯無
瑕者可以正
天子之禮

魏武評必立
勝地語更奇
更淵

義不勝人故賢知之君必立於勝地故正天下而莫
之敢御也

右為兵之數

若夫曲制時舉不失天時制雖委曲順天而毋墮地

利春通無曠土也下野不辟地無吏應其數多少其

要必出於計數壙空也天之所覆空地謂山河陂澤

梅士享評內
政既修然後
定計而後出
量敵而後進
故知彼知己
有勝無敗

少之要然後故凡攻伐之為道也計必先定於內然

後兵出乎境計未定於內而兵出乎境是則戰之自

勝攻之自毀也自勝謂自勝於是故張軍而不能戰

沈氏新評明
於政情將士
正是張軍圍
巨得地之費
樞此謂內政
元定

圍邑而不能攻得地而不能實三者見一焉則可破

毀也故不明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故不明

于敵人之情不可約也不明敵情未不明于敵人之

將不先軍也不明于敵人之士不先陣也是故以衆

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

擊敵眾自徒白徒謂不練故十戰十勝百戰百勝故

事無備兵無主則不蚤知既無備無主故敵野不辟

地無吏則無蓄積官無常下怨上而器械不功功謂

朝無政則賞罰不明賞罰不明則民幸生僥倖以故

葉心水詠
阮封背

朱長春評六
語造奇工于
辭者與七法
同體交平而
巧行之風雨
飛鳥等亦權
家談余亦

管子

卷二

蚤知敵人如獨行蚤知敵人則有以備之敵人望風自退故曰獨行也春通入三軍如
 無人日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功則伐而不費賞
 罰明則人不幸人不幸則勇士勸之故兵也者審於
 地圖謀十官地圖謂敵國險易之形軍之部置十官必伍什則有長故曰十官又須謀得其
 也人日量蓄積齊勇士徧知天下審御機數兵主之事
 也故有風雨之行故能不遠道里矣行疾如風雨故不以道里為遠
 有飛鳥之舉故能不險山河矣輕捷如飛鳥故不以山河為險有雷
 電之戰故能獨行而無敵矣雷電天之威怒故莫敢為敵有水旱
 之功故能攻國救邑謂其功可以為彼水旱有金城之守故能

楊慎評雲卷
風旋銀河洗
出

曾參評又行
說一段情密
語森

管子

卷二

九

定宗廟育男女矣謂上下同心有一體之治故能出號令明憲法
 矣其猶一體風雨之行者速也飛鳥之舉者輕也
 雷電之戰者士不齊也懼雷電之威故彼士不齊水旱之功者野
 不收耕不穫也能令彼有水旱故不得使收穫金城之守者用貨財
 設耳目也貨財所以養敢死之士耳目所以聽鄰國之動靜令必知之一體之治
 者去奇說禁雕俗也奇說謂譎誑之言雕俗謂浮偽之俗不遠道里故
 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河故能服恃固之國獨行無
 敵故令行而禁止故攻國救邑不恃權與之國故所
 指必聽雖有權與之國不顧而恃之權與謂權為親與也定宗廟育男女天

下莫之能傷。然後可以有國。制儀法出號令。莫不嚮。應。然後可以治民。一衆矣。

右選陳

版法第七

選擇政要載之於版以為常法續按此注多非當依後版法解自明

經言七

凡將立事。立經國。正彼天植。謂順天道以種風雨無

違。君道不虧。則遠近高下各得其嗣。謂君之賦稅因

其遠近之別。以多少之差。輕重合宜。故可嗣之。以常行嗣續也。三經既飭。君乃有國。

三經謂上天植風雨高下也是三者既以飭整故君可以有國也春通正植法天無違法時得嗣法地統

張榜評高時古悟

朱長春評版

法典訓簡遂

精言也品貴

與形勢相班

又在乘馬之

上與他篇休

遠世亦遠晚

周先秦著書

經言多此休

他近于傳矣

乘馬敘事此

立訓經志詞

事故是兩局

論政版大凡天其經也地其紀也時其運也總而成制曰三經喜無以賞怒無以殺

春通張憲建極無過福威賞刑勤之利以誘善董之

碎以革邪兩者帝王所不能外也此所謂天植也風

兩以神之遠近高下以宜之協其宜民不疑神其權

民自遷故總曰喜無以賞怒無以殺殺賞之不正喜

怒移之也植而不移道在因喜以賞怒以殺怨乃起

因在固兩列而正君乃有國

令乃廢驟令不行民心乃外有外叛之心也外之有徒禍乃

始牙徒謂黨與也外叛者有黨衆之所忿置不能圖

衆忿難犯故必置之誰能圖之續按當依解作寡不

能圖春通上在喜怒民然而心外外結徒而背公禍

朱養和評現終計窮方能賞罰不以喜怒始為植固

斥正評紫瀾
噴罪

梅士享評人
知用財當之
省而管子知
用財當之費
故財不虛靡
楊慎評當則

鬪其所終將何為也。春通此論舉措。然而能枉直焉。廢之亦以愛之也。故下云兼愛無遺。順教鄉風。順教鄉風。則廢之所慶。勉敦敬以顯之。勉以顯之也。則慶富窮。復歸于舉矣。
人之有功。則爵貴有名。以休之。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春通即萬民以休之。兼愛無遺。是謂君心。必先順教。春通即萬民
鄉風。上之敦敬有功。名之士。必爵祿順而與之。且暮
利之眾。乃勝在。有功名之士。既且暮。取人以已。成事
以質。將欲取人。必先審已才略。能用彼才。質謂準的。將欲成事。必先立具準的。事不違質。然後為善。
審用財。慎施報。察稱量。故用財不可以嗇。用力不可以苦。用財嗇則費。審於用財。不以賞賜。則立功之士。懈怠。敵人來侵。其費更多。當慎。

置之無用無
用甚于棄
真費也

楊慎評執法
則法行意甚
確穉

用力苦則勞。民不足。令乃辱。民不足則令。民苦殃。令不行。施報不得。禍乃始。昌禍昌。不寤。民乃自圖。謀為
正法直度。罪殺不赦。夫正直之法度。罪殺有過。終不免赦。殺僂必信。民
畏而懼。武威既明。令不再行。頓卒怠倦。以辱之。頓卒
苦。其有怠倦。不勤。則困。苦以辱。罰罪者。過以懲之。殺僂犯禁。以振之。
植固不動。倚邪乃恐。言執法必當深植。而固守則不。而身危。故可恐也。績按倚解作奇邪。謂偏邪。倚革邪。不正之人也。恐謂恐懼。遷善不敢為惡也。
化令往。民移。既能正倚化。邪歸於正。直如此化。出令。法用參差。民幸亡忌。故植不動。循法在下。而倚邪恐。邪革化而民乃移。法天合德。天之資始。無有私德。

象法無親。地之資生無所親私。祭於日月。日月無私耀也。佐於四時。賞

春夏刑。悅在施有。將悅於下在於施無令有。續按當以秋冬。悅在施有。作悅衆在愛施解。作說在愛施脫。

一衆字註以有字屬上句非。衆在廢私。將欲齊衆。蓋言能廢私然後有衆也。

遠在修近。修近則遠者至。閉禍在除怨。除怨則禍端塞。修長在乎任

賢。任賢則國祥長。高安在乎同利。與下同利則高安。

梅士享評。此篇言有國者必以賞罰順民心。夫民之鄉風。鄉以利也。民之順教。順以賢也。賢可取用。取以身也。天地無私親。以日月四時佐其化。人君無私德。以高賢大良輔其治。賢人者。體君意。修法令以導利。于民間。則下無怨。故終之以修長。在任賢。高安在同利。而法爲世憲矣。

管子卷第二終 日本 美濃 武欽繇聖謨父校

郭正域評非利則民怨非則法私故修長高安各有在

管子卷第二終

